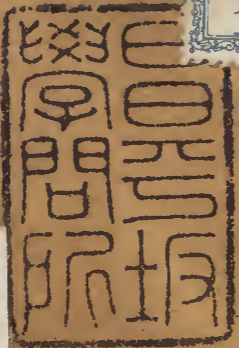


詩經正解

七八

心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經書類	別	函	架	冊
		七	二	一	一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八	九	四	一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號	冊	架
五	八	九	四	一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894	
冊數	10 ( 4 )		
函號	273	230	

詩 共十





丹陽 姜文燦校  
吳荃孫方 彙輯



淺草文庫

門人 郭斌親揚 全校  
孫寬秉生  
男 姜朝烈承武 全閱  
吳之璋章玉



齊一之八○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魯有為青州之域周  
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而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  
姓奔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  
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嚴氏曰東遷政令僅行于鄆魯而魯  
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如伯故玉鄭之後次以  
齊○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鸞故為司寇至盜賊少昊以鳥名  
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周以寧曰齊姜姓侯爵自炎帝裔孫伯益為

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  
西尚末太公望起魚釣為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依文武定天下以武功  
封營丘為齊侯得征五侯九伯○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  
其先祖佐禹平水土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後其封姓故曰呂尚而伯  
攸遇于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嘗有聖人適周周與子真是  
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麟士按魯詩也學太公年六十  
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依武王克商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并薨壽百二  
十六歲續考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奭而字君奭周公名且而  
字叔且也齊世家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尚死後之謚  
以其為始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者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就  
而伯與太王之薨始百年安有預望其來之理也○譜曰齊自武王封太  
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故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

風始作○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  
山祇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  
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子太子諸兒立是  
為襄公詩以之為次襄公有詩者二桓公以下無詩○子夏言鄭音好淫  
豔志衛音趨教煩志齊音教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  
也○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也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  
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當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三  
傳而哀嗣荒淫怠慢好田獵從禽獸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又七傳而襄淫  
穢尤甚襄之後是為桓公十四傳而康公卒呂氏絕其嗣田氏卒有其國  
○按齊紀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也  
必有篡弒之臣考之風詩如還盧之喜夸詡尚功利遺風在焉其後二十  
九世果為強臣田和所滅而和遂自立為侯

雞鳴章

傳桓公好內衛姬歲之賦雞鳴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全首通詩三告皆一時之言總覺夕惕不敢自安之心精神全在註中心常恐

挽四字有言愈迫而心愈如意首二章上二句是妃詞下二句是表妃之心

末章通是妃詞一章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以

爲真也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焉一步緊是一步○麟士按言古之賢妃未

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詔而襲之身不知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序

其事只當云時之賢妃耳○上玉末章四句皆妃告詔何前兩章首二句

若末二句忽續以他人解說殊非理體也愚意仍是賢妃自爲詰辨之詞當

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若以爲匪雞則鳴矣難道是蒼蠅之聲乎而君可不

連興也如此則情詞婉轉更爲徹切三章一體當不易也集傳間有勿泥類

如此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且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

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

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

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今泰此賢妃告君之詞詩人敘其事以美之若謂人君處宮禁之中耳不聞

士君子之箴規日不親御大夫之儆戒所賴以作其勤而振其怠者賢內助

也吾得之齊妃矣夫大臣也皆漏而朝君也雞鳴而起臣也辨已而入君也嚮

明而治自有朝儀以來未之有改也而妃之心則尤有切者觀其御于君所

至于將日之時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定制也今使未鳴也予固訝之或甫

鳴也子猶待之乃今而雞既明矣物無靈蠢應時則動人無貴賤遇物則興

盡觀于來朝之人何如乎近者既佩玉之來同遠者亦垂紳而駢至殆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然其實非雞之鳴也夜猶未央乃蒼蠅之聲耳蠅聲而遂以為雞聲彼固有聽于無聲者乎蓋其恐晚之心方暢于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為真而予覺以雞鳴告矣何暇辨其非雞之鳴也哉

東方明叶諫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合祭既而又再告曰別邑視朝此常規也使永夜方沉曙色未啟猶之可也乃今則東方明矣盡觀于來朝之人又何如乎大者既雜沓以群趨小者亦續紛而咸集殆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于寢乎然其實非東方之明也蟾影皎潔乃月出之光耳月光而即以為晨光彼固有視于無形者乎蓋其恐晚之心常暢于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為真見耳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析講首二句本夏相承因雞鳴攝出朝盈也乃億度之詞次章首二句同各章下二句則諸人因妃之言而發其微畏之心也朝既盈朝字如禮記玉藻釋冕以朝之朝作虛字有故註云朝會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雙溪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遽進殿陛之下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視之註云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禮然也最當有斟酌不正言雞鳴而起待且而興君當急于視朝而但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微諷之意婉然蠅聲與雞聲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于寢而煉暢于心者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一段光景故化疑似于妃之身而恍惚于妃之目者無不認以為真也三山李氏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震在側而耳不聞焉匪雞匪東方二句是凡人形容微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微畏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叶莫滕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且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我然群臣之會于朝者侯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合參既而又三告曰夜將且則百蟲作君不聞夫蟲飛薨薨乎非將且時乎此時而與子同夢處重幃之深寂樂枕筆之為安予豈不甘之亦念彼環禁門而特漏者幾何時也羣僚方待一人以臨御而君逾時而不出則前之趨蹌而來會者今且返駕而旋歸矣斯時豈無竊竊然議之者乎謂以一妃嬪之昵而棄我羣臣吾不知其固寵于王上者何如也予實懼不德以累子而入因憎我以及君使子不為予此時予已蒞法宮而朝群牧耶子其披衣而起庶無使予之獲戾也夫賢妃之三告君如此可謂詞愈切而意愈至矣則君又安有疑欲敗度之事乎此其所以可美也

新講此章俱是述其詞人將曉則更卷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時也次句將引起下意君未敢朝豈有敬敬之理又是設詞耳會且歸內便有憎意故下云然人臣何敢憎君一憎字是後賢妃微惕一念中想像出來不言君之荒于內而言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予而言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溫厚和平深可玩味○孔疏註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統憎直傾會且歸來然玩經無庶二字是言庶無意特字法畧倒耳當是勉君無使臣憎承會且歸而轉言益憎意已藏在歸字內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序以此詩為陳古刺今而宋傳亦曰古之賢妃然考

之右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人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儆不必謂陳古刺今恐此亦宮中之史敘述君與夫人之賢以成之也○婦人于預朝政則為牝雞之晨宮中二聖之稱昔人所慨此不作掖庭微切語見太平之也百官承事朝而不久氣象又何必

便減長孫后女則三十卷○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  
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志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儆戒以成其德周宣  
之妻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  
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教勸升修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  
自勵乃為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安成劉氏曰夫為妻綱古之  
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利千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  
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仰所  
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 還章

傳齊俗習于田獵營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  
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全旨通請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出獵者相遇而交相譽意還與懷茂與好昌

與藏上下各相招應皆就田獵射御上者既稱其人為還為茂為昌而又述  
其人稱己為懷為好為藏蓋即一人之言而見兩人相稱譽全要見他意氣

飛動見于眉睫之間者如此

予之還從音分遭我于獵音之間叶居分並驅後兩肩叶居揖我謂我懷全分

賦也還便還之貌獵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懷利也○獵者交錯于道  
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  
來亦必有所自矣

合祭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若謂全齊千里而示有暇樂  
安所表雄風也山東豪俊而示有捷足安所表高林也今就獵而觀之子之  
巧力俱全射御皆善或發縱而指示或升高而歷險蓋便捷之至矣一旦遭  
我于獵山之間相與並驅而後兩肩之獸是兩肩之得實子之還所教也子

反不以為能乃謙恭遜頂揖我而致譽曰若受乎其懷也以我之譽子者而

子之茂也反葉分遭我乎拙之道叶徒分並驅後而壯兮揖我謂我好叶新分

賦也茂美也

合參子之獵便捷之外見者何其茂也一日遭我乎拙山之道與我並驅而

後而壯兮是兩壯之得以子之茂為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好兮

豈真我之好哉

子之昌兮遭我乎拙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賦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賴高前廣後臧善也

合參子之獵便捷之具備何其昌也一日遭我乎拙山之陽與我並驅而後

兩狼兮是兩狼之得以子之昌為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賦兮豈

真我之臧哉夫以田獵為尚而交相稱譽如此則固不自知其非也觀民賦

者觀諸此而已矣

折講此詩雖云交相稱譽玩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單重稱人上便捷輕利

是一套語不必分茂昌好臧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茂俱是才之美臧與

昌俱是技之善但字眼要別○黃維章曰並驅逐獸有何揖讓其交相誇譽

處正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還是便捷便是輕利技藝之美曰茂

才能之富曰昌閑于馳驅曰好習于射御曰臧○麟士云子之還謂我懷即

交相譽來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于便捷本一串事我固服子之便捷以

致獲禽而子反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

俗也

還三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成于一人之好尚千百

之敵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上之好

惡不可不謹是民之表也大禹有禽荒之戒孟子有無厭之規示訓也齊



以游暇成俗至才交譽而忘其非為人工者道民之路可不慎哉

### 著章

傳齊俗婚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賦著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全旨此詩總是齊女序其夫所候之處所服之飾也然由著而庭由庭而堂自

有次序時齊俗不親迎婦亦不知其非初與刺意廢親迎之禮只作說諸者

首尾補之○齊人急切從簡不知禮教信義故當時男女皆相習于門著之

俟出誇其服飾之文故有此風實相忘而不自知也

俟我於著音牙叶予而充耳以素音孫予而尚之以瓊音考華音牙予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纒懸瓊所謂執也尚加

也瓊華美石似王者即所以為瓊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偕往婦家親迎既

燕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之至婿門始

見其俟已也

合祭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已而作此詩若謂婚姻乃人道

之始而儀文猶婚禮之先予今予歸予有以昭一時之盛予方我始至君子

之門也則見其俟我于門屏之間而將揖我以入矣此六俟也其夫婦相見

之始予但見有充耳垂其懸瓊之纒也則以素色之絲為之昭其實也尚予

纒之瓊也則以瓊華之美石為之昭其文也禮節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

于著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庭予而充耳以素予而尚之以瓊瑩予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王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

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合祭由著而入有庭也則見其俟我于庭而揖之入矣但見充耳之纒不惟

有素也而又以青焉加尚之瓊不惟瓊華也而又以瓊瑩焉禮節之容與服

也之辭盛其得于庭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堂牙而克身以黃牙而尚之以瓊瑛瓊瑛乎而

賦也瓊瑛亦美石似王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

之時也

合祭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克身之繼不

惟有青也而又以黃焉加焉之瓊瑛不惟瓊瑛也而又有瓊瑛焉禮節之容與

服飾之鮮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于真鴈御輪之禮而唯俟于

門著庭堂之間則當時典禮之廢固可見而其俗之不美亦可徵矣

析講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起頭看一俟字便見其不迎矣著夫家之著也言

只俟于著于庭于堂而已也昏儀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則取

陽往陰來之義也故經曰父親離子而合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凡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于父

也降出迎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

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尊卑以親之禮之序也曹邕奇曰本章呂氏註而引

婚禮見其廢親迎之大而拘小節蓋俟未始非禮時俟于本家則非身夫俟

之之禮雖恭而不行于女子之家節之之儀雖盛而徒見于尊入之際先王

奠雁御輪之禮安在哉克身二句言懸克身之統則以素絲而懸于統以為

克身者則尚以瓊瑛之石也統謂懸瓊之繩用雜絲綠織之五色皆備曰青

曰素曰黃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而言瓊即克身瓊其物也克身其名也瓊瑛

瓊瑛瓊瑛亦只是一物變文以叶韻非以所俟之異處而易其色與石也觀

此詩但以前面親迎奠雁御輪先歸一截事身○葉臺山曰禮惟天子不親

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冕而親迎天子所以告哀公履綸逆

女春秋所以訛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也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

而親迎也齊山東望國獨不聞此乎○瓊瑛等只是一物不謂之華草謂之

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莫則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皆借草木以形容  
王之光色也○註充身以纘二句本辭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  
兼下青黃為總釋也尚加也至瓊也亦是解尚之句充身二字領頭而懸此  
瓊華之瓊又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  
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 著三章章句

#### 東方之日章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全旨此詩男子自作日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  
日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日與月是因時以起興且則來暮則去  
是依已以為去就也定見云是女蓋日來而暮去者敘其來故曰在室中敘

其去故曰在門內蓋自室而闈將行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合參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與多起于情彼邂逅相遇者曾會晤之幾

何而其情亦有未罄者若姝子之于我何如哉夫其日也瞻彼日兮則出自

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且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室也躡我之

迹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闈兮履我發兮

興也闈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合參及其夜也瞻彼月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則在我

門內之闈矣其在闈也履我之跡而行去也其情抑何密也夫敘其往來

之事以道其繼欲之情齊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折講東方則有日彼昧則在戎之室此與意也亦與至三句止下二句申上  
言之日月皆在東方昧來而來初昏而去也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  
去則在闥將行也數就字見戀戀往來之情無非為我意躡我跡履我發是  
來則迎之去則送之皆已在前為引而女在後為隨也猶諺云緊跟着走之  
意亦猶諺云半步不離之意

###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 東方未明章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與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全首此詩作于急政之時前一章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言其時之易辨  
以深刺其昧半時也重不風則暮句註與居無節號令不時不可不重與  
居上惟其與居無節故號令不時也○或云上一二章述其事到末章乃刺之

也

#### 東方未明

叶謀  
郎反

顛倒

上聲

衣裳顛之倒

叶都  
妙反

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列也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  
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其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  
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合祭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而作也若謂明晦者天用之以分  
晝夜者也昧且者君乘之以節與居者也故人君一舉動而百官之後遠係  
焉使與居有一定之節號令必有一定之時而政于此行事于此治矣何我  
君之不知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顛倒其衣  
裳蓋將為入朝之行也夫裳衣顛倒于未明則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君  
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日而有不然者吾將何所依據哉

#### 東方未明顛倒裳衣倒之顛

叶興  
因反

之自公令

去聲叶  
力反

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令祭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自東方未晞之時而顛倒其裳衣蓋將為過朝之舉也夫裳衣顛倒于未晞則時已為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至于他時而又有不然者焉將何所持循哉

折講各四句俱聯絡相承說上二句未有刺意下二句方刺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此心恒恐晚顛倒衣裳謂倉皇急遽之時不得順擊其頤非真以衣作裳裳作衣也召之召其入也今者傳號令而來也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免又太暮意觀不夙則暮句可見亦要知齊君失之晚處未免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為乾兼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且未見日色故以為乾義此與取于乾故言明之始謂將且時日之光氣始升也○召之令之亦只是號令中一節事

折

音柳樊圃

故反

狂夫瞿瞿

音不能晨夜

叶羊不夙則莫

音暮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也

合祭夫其所以號令無節起居不時如此豈以晨夜之度有難知乎彼折柳以樊夫圃其固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瞿瞿然驚顧而不敢或越焉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甚明何以異是則亦無難知矣今乃昧作止之令而顛倒于晦明之間失寢興之期而潰亂于晨昏之度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節焉反狂夫之不若矣吾人而欲從召令將何以為遵守也哉夫君者萬民之表也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人無所據以為信由是紀綱敗事昏失其序矣詩人之言其深有憂也夫

折講此章上二句比晨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別色為晨未別色

為夜不風則暮重暮上總是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折有大意謂晨夜之限甚明何君不能知而至乎不早便是其說今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為牆之可惜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况味不風則莫亦似早者其偶而暮者其常以見君之惜才政事處不能晨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而暮只當一尋字與暮夜之暮不同○麟士此章語意頗似友與然折柳樊圃四字與昭應故雖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夕之限一句也故謂之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吳希愚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繫奉業盛日夕而料度天利益不獨慎與居便臣下而已亦所以順天時而宣治化也倒衣詩人豈徒以召己不時之故與刺乎○昔太公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夜而行黎明至國勤其政而齊治意使子孫能率太公之教豈

有不能晨夜乎

### 南山章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賊南山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全肯通詩前二章兩北喻刺齊侯縱欲而瀆天下之大倫下二章兩北與刺魯

侯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後字鞠字極字為主雖襄桓並刺

然意專在襄蓋詩是齊風刺魯正是深刺齊也夫魯桓執凡自立有危心焉

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身齊襄情強以

行淫文姜安行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

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責也且

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于狐駕言于魯其所以刺齊襄者隱而彰矣○上

玉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魯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

終不露一公字說者亦直如詩還之妙

南山崔崔音崔雄狐綏綏音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反止

此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合參此詩刺齊襄魯桓作也若謂不可讀若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况人君又綱帶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崔然高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綏綏然獨行而求匹焉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且其適魯之道蕩然而寬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魯其合則正其禮則宜焉既曰歸止則兄弟日遠襄公何為而復懷止未歸之先既不可讀倫而妄想既歸之後何又思之耶祇狐之不如矣

析講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行是隱比之正者居高位在南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魯道句以下言文姜既歸魯襄公不當淫之也明其為魯桓婦非襄公所宜思非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矣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齊子二字書法嚴甚曷又二字見失其兄道也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綏音綏雙叶所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此也而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合參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為耦而不亂冠綏有雙亦自為耦而不可亂夫人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何以異且魯道有蕩而平直齊子則用此道以嫁于魯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魯則為魯公之配襄公何為而復從之以亂其懿範乎

析講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兩二屨也屨有  
縷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云五兩一說五兩伍伍相而非五屨之說  
也屨與屨為偶雖五兩各相偶縷冠條之下屨也順頭而下結者為縷縷之  
重者為縷必雙方相稱可對結決不是單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姜既歸  
魯而為桓公之偶襄公不當亂之也見襄公文姜非其偶也

藝麻如之何衡徒宗其畝取聲妻如之何必告谷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音  
止

與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  
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哉  
合祭夫齊君之疑欲也固不免于亂倫之罪矣而魯君獨不能以義制之寧  
不有愧于夫道之綱乎彼藝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徒而耕治其田野矣娶妻  
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是宜端刑

予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終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  
析講此章以藝麻引起娶妻而嘆其與以制之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娶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娶妻以告父母為正故云但重永  
二句曷又二字見失其夫道也○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正曷又極止  
與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分柴彼欲析薪者如之何非斧不克而析柴欲娶妻者如之何匪  
媒不克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君既以媒妁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  
其心杜邪妄以閑其意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  
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曾無片言及之若曰此猶不克道者也詩人之惡  
惡亦嚴矣哉

析講此章以析薪引起媒妁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



俱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句乃着魯侯說四如之何深思之之詞禮法二字穆然凛然俱在其中亦重末二句細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細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奸以至千極也惜乎始得其正而終莫之止其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詞歸魯桓耻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繆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夏四月亨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于桓十八年如齊

之下始云齊侯通焉遂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于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于車摺與拉音義同○幹即脇也○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胡氏傳曰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可見無宗法者必貽殺身之禍此為世之深戒歟○瀆天倫者禍必烈夫夫綱者身必危魯桓公遭彭生之禍而齊襄亦蒙失位之殃則是天道彰明較著矣

### 甫田章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全首通詩以飛躍等為主上二章喻躡等之無益戒人驚遠大而忽近小也未章喻循序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遠大也正以見不必躡等之意○大意謂

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中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事不可以為大近道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通章俱是戒人之詞勿以一戒一物身者亦不必用為學為治之意○麟  
士云全篇皆此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利喜奔詐之藥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音甫音莠音稂音**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甫音思音遠音勞音心音忉音忉音  
此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稂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合衆詩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也若謂天下無建成之功君子不可恃躐等之念何以言之彼田不可以不治也無田大則難為力爾無田甫

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驕驕而張王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人遠則難為期爾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忉忉而憂勞矣然則人之厭小務大則必無可大之理忽近圖遠則必無可遠之機其弊亦猶是也躐等之無益也固如此夫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叶且悅反

此也稂稂猶驕驕也忉忉猶忉忉也  
合衆爾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稂稂于其中矣爾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忉忉而難安矣一此之精力無多而望置器用千里之勞人何在而徒使望馳人亦何樂而為此哉  
析講此二章言躐等則有不達之弊也上二句喻戒安作以小大言下二句喻戒安思以遠近言田字思字有急達意須要得四無字語氣大小遠近虛虛說詩本旨非言人當安于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厭不

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安作之所為也忽然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安想者之所  
冀也安作則事不遂安想則心徒勞踰踰若繼之延蔓後陵嘉禾之狀切切  
所謂傷心之痛也桀桀時然獨出之貌但但惻然不安之意字義稍別

婉分

變叶龍

分總角

叶音

分未幾

上聲見分突而并分

此也婉變少好貌也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并冠為○言  
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字  
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通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  
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分章夫躡等既無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身雖微童子年方知艾而婉變之  
可愛時方總角而中然其下童視之成人固有間矣然見之未幾且突戴  
弁以出遂躡于成人之列此豈躡等而強求之哉蓋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  
有戴弁之期循其序焉則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小者求之而

忽然可至乎大能循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乎遠未有不詣其極者也吁

今日之田甫田思遠人者何紛紛乎請以童子之說消其疎而可也

稱講此章言循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

婉變如之容總角如之飾總角喻進小戴弁喻遠大也者童子總聚其髮以

為兩角如狀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弁之期可見人不必躡

等蓋由其首而勢固必至也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止醒出四無字

精神○慶源輔氏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

之可大通之可遠理固然也厥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望也循其理之自

然而計獲之心乎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拘其欲之所為則疎亟

之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

甫田三章

○徹弦云棘欲者無悖成之理循序者有必成之功齊

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

人心苟已足就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人心亦  
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天德下身做時也須一步欲一步着實  
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易曰地中生木  
升君子以順德積功以高次書曰若升高必自卑階進必自備蓋言漸也  
詩人其知道乎厥後祖景之美切利管晏之聖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  
先哲有云甫田怡進學術門悟處也可謂善讀書矣

盧令章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戎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為主不可以人與天對

看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大意與

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譽他人故云畧同

盧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畧同

合參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若謂田獵之間人之才勇德貌所由見也是故  
追逐獸犬者存乎天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今臨淄即墨之郊慮無不走狗者  
而予獨深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獸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  
令然其有聲者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技藝曲全便捷外見  
獨擅一時之能固若是其美矣而並驅之始能同心以其齊推物以相讓抑  
且仁也凡我同人孰有如子之可誇者乎

盧重環其人美且鬢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鬢鬢鬢好貌

合參然盧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焉其驅是盧之人才鞫固甚美矣  
又且體貌絕人鬢鬢鬢之甚好是何如其可稱耶

盧重錡音其人美且德音

賦也錡一環貫二也德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子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合參然盧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貫二之重錡焉其驅是虛之人才固甚美矣又且威儀出衆德然多鬚之有餘是河如其可觀耶是人也既有豈弟之仁心又有鬢德之雄貌與之並驅克廣德心後之于猗殊有生乞誰謂獵無人哉夫一田獵之微而極稱譽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國君禽荒之失後可知矣

析講各章首句輕適過重入邊盧田大言盧者賦其所有事也子思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美就獵事使捷輕利言此言其才也仁只是愛人之意如方獵而同其力既獵而均其利是矣此言其德也鬢與德則言其貌也亦要見武勇所奮發意蓋田獵所見者如此○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子思子思棄甲復來思西才反多鬚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章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全首通詩全是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母得以縱子欲也重歸止二字各上

二句喻魯君不能防乎母下言母得以縱其欲蓋齊子之歸誰使之然見莊

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音齊子歸止其從音如雲

比也敝壞笱也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

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後之者衆也

合參此詩刺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而作也若謂母子天性也感之以誠則動

明之以禮則安何莊公不能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

豈在梁而其魚乃斃之夫豈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是非斃之不可制也唯豈之斃與以制乎斃也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亦猶是矣唯其不能防閑之也是以車馬皆從不侯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號令以歸于齊焉其後行之衆始邴邴而如雲矣向使魯侯能誠敬以事其母刑威以御其下則車馬皆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後之如雲也哉

敝筭在梁其魚斃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此也鱣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鱣如雨亦多也

合舉以敝筭而在梁而其魚又斃魚之大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雨之多焉夫亦何所異哉

敝筭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此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合舉以敝筭而在梁而其魚唯唯而出入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水流之多焉夫亦何所畏哉夫通都大邑之中日相及而身相接問期而赴之者何事肩摩轂擊之衆朝授餐而夕就舍問驚而就之者何人此皆莊公縱之也其斯謂之敝筭乎

析講魚本可制而豈則不能此文姜本可防而莊公誠敬不足威令不行則豈以防之也須看一敝字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侯莊公命而唯文姜號令也從字最有味若曰母即難制獨不可制其從行者乎莊公微弱甚矣如雲如雨如水雖多亦見順而從之如雲之簇擁如雨之連綿如水之奔流毫無所顧忌也○唯唯喻其出入自如不能限制之意○婦人有三從所謂夫死從子者其道安在故請下一敝字形容太毒

敝筭三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四年夫

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防又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會齊侯于穀是莊公不能防閉其母失于道也防魯地穀齊地一歲  
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顯矣其後如雲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而生雨  
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言桓公不能防文姜初亦生于如  
雲積以浸大而已○杜氏曰穉齊地祝丘魯地○胡氏曰會曰享猶為之  
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之矣又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  
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  
人姜氏如魯二十年夫人姜氏如魯○龜山揚氏曰如雲如雨多從之者  
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寧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  
有制使魯人與皆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胡氏曰  
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

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  
于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  
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郝云此詩作于桓  
公遇害之後故序曰為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  
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笏司刺子之于桓猶曰弗克夫不制其妻  
則曰敬笏矣故敬笏以刺夫猶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章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  
惡于萬民焉

全首通詩四章總是反覆刺譏文姜與差惡之心各在末句上見首二章言乘  
車馬之美而來會于齊下二章言統徒御之衆而來會于齊然止言其往而

予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篝之言不可道也○陳慧生曰文姜廉耻蕩然故是詩亦直刺之無彈厚之意疾驅齊境而發夕魯首實魯夫人而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詞

載驅薄薄音薄簟茀朱鞞音茀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合參此刺文姜之詩也若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耶吾觀其乘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焉有所簟以為車蔽有去毛之革漆之以朱以為車飾焉是車也將何往乎顧瞻魯道蕩然其寬平齊子始既自齊而于歸于魯今又自魯而私歸于齊但見夕宿于其地至明晨而發于夕所宿之舍焉益將為縱欲之行而累無畏忌之心矣

驪驪音離濟濟音濟垂轡瀟瀟音瀟魚道有蕩齊子音齊豈弟音弟叶符和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瀟瀟象貌豈弟樂易也豈無忌憚羞耻之意也合參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驪之在御濟濟然其甚美豈以御馬也則六轡之下垂瀟瀟然其和柔豈見馬也將安往乎顧瞻魯道蕩然其寬平齊子由之行正自適方且豈弟而有樂易之容焉何無羞耻之甚哉

析讀此二章多其事如此句以首句為馬載驅薄薄聽車聲之疾驅知其中心之亟欲也見欲至之速意豈一件朱鞞一件四驪多物也盛也魯道有蕩見是國又觸目之地發夕如唐鑑發自京師之發言昨日猶在此明日已往矣夕宿于此而後此發夕與古詩朝發襄陽城同義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且言急欲也此又是夕時發于魯之說愚謂非也此豈弟與別處不同乃喜其欲之得遂而樂易自如形于容者如此曾無羞慚怩之意也豈弟本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只與錡脊不安相對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魚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湯湯傷音行人彭彭音魚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  
以見其無耻也

合參彼汶水之流也固湯湯然其盛矣此後行之人則彭彭然而多矣當此  
稠人廣衆之中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宜畏人之譏矣齊子乃將翱翔  
以徃焉蓋惟幸其來會之有期矣何真然而不知愧也哉

汶水滄滄行人儻儻

音標叶音儻魚道有蕩齊子游敖

賦也滄滄流貌儻儻衆貌游敖猶翱翔也  
合參彼汶水之流也則滄滄然而不已矣此後行之人則儻儻然而甚衆矣  
當此衆人屬目之區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宜畏人之譏矣齊子乃以游  
以敖而往焉蓋惟幸其來會之在即矣何顧然而不之顧也哉夫詩人反覆  
刺譏如此可以見其惡惡之心嚴且切也

新譏汶水以所經之地言乃自魯來齊之路今汶水夾水有文姜臺行人乃  
所從之人也或謂汶指行道之人非也翱翔自得也遊遨自恣也戲舞自如  
總見其醜面無恥之狀

載驅四章章四句○臺山謝氏曰豈弟曰翱翔曰遊遨文姜之情態歡

欣快樂如此無礼義無羞耻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  
之妙刺之深疾之甚也○李映碧曰傷風敗俗之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乃文姜如齊不一而足者來是文姜去要齊侯非齊侯有所期于姜以女  
求男以妹邀兄其可羞尤甚焉予固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家庭骨肉之間  
亂其倫常而恬不知恥者矣

猗嗟章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將子孫齊人譏之賦猗嗟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

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全首通讀三章總是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刺其不能制母之意在言  
外以昌字名字變字為網俱兼威儀技藝說而下則分析言之刺譏之意全  
在三個猗嗟字與幾個則字俱是微詞厚嘆其所美正以陰刺其所缺益于  
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也○華谷嚴氏曰變風之辭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  
皆托之他詞但中間令下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  
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存于容貌威儀技  
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  
便見得是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  
是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滿處詞不意迫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  
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三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  
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

以禦亂也齊侯又善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猗嗟昌兮傾音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嘆辭昌盛也傾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  
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  
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合參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若謂人之一身惟威儀足以養君子  
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然未其兼全之者鮮矣猗嗟我公其威儀  
技藝何昌以盛也以言其威儀也體貌則傾然而長而俊偉之可觀容止則  
抑之若揚而美華之莫掩美目則揚然而動也離明為之善施矣巧趨則踰  
然而泰也采齊為之必中矣其威儀之昌固如此以言其技藝也精舍技之  
法妙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甥大射臧也賓射則中乎正賓射臧也其技藝  
之昌又如此使其每事而皆然亦亦盡善也哉

稱講有句是綱領也下威儀技藝二意並端發出稱嗟讚刺之意已全托出  
中四句對末句正威儀技藝之實領而長見容貌之偉也人若短小便與儀  
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者抑若揚見態度之佳也抑者貶損收斂不欲見美  
之意而光輝亮不可遏反若有揚之者况揚之而其美又當何如美目揚見  
生質之美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彩日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巧  
趨踰見矚習之節也禮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禮有疾趨徐趨為之有巧拙踰  
正狀其趨走之巧步履整飭也射兼大射賓射言藏兼巧力言

稱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兮侯不出正音征兮辰我甥叶柔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  
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  
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  
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  
之子矣

合祭稱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子可名也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  
可美以儀則終身無違而式禮之莫愆其威儀之可名同如此且賓射終日  
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心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此  
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施令聞于魯而亦可以廣善譽于齊誠哉為我齊  
之甥而無愧矣使其外此而盡善亦亦可稱也哉

稱講此章亦有句為綱也威儀技藝美目二句是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  
說儀舉一身而多成自始至終成于禮而不失也儀既成有應接愈煩儀文  
愈密之意必到終日無違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技藝可名射只主賓射說  
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稱祭禘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  
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射皆三番而正終日射侯美其又射而

能中也正是小鳥其飛最疾故画之于布以為的不出正則巧矣末句總承  
威儀技藝而言之展我甥兮還重稱其為齊之甥意含蓄之意在中故曰詩  
人之微詞一說人都說魯莊為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設為講義之詞  
以譏之然此本齊詩原其本意益欲露出魯莊故曰展我甥未必有明非齊  
侯之子意小序特揣摩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若說出非齊侯之子恐  
非詩人渾厚口氣○麟云按通詩皆贊詞展甥句亦贊詞如後入宅相之說  
不必謂又有微詞也明非齊侯之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譏之  
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魯桓嘗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  
其理姑兩存之○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鴟三分侯  
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  
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線畫為之玉射五  
正畫中珠次白次蒼次黃立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立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

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線方二尺  
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  
點者射難中以中為俊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線侯軟侯天子大射用皮  
侯實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鴟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捷故曰捷鴟  
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鴟是也○  
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變叶韻兮清揚婉叶韻兮叶韻辨則選叶韻兮射則貫叶韻兮叶韻四矢反叶韻兮叶韻以叶韻

御亂叶韻兮叶韻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于眾也或曰齊子樂  
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覆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  
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令蔡矜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變好也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眉

則揚然而美婉乎其可變也其威儀之變于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焉而異于衆時乎射也則中焉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焉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持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矣而每為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公之所大缺者亦多可見矣

折騰首句亦兼威儀技藝諸揚句是威儀之變清目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技藝之變舞則一句對射則貫三句者舞則選者言及舞武舞皆選出于衆也貫字見其力反字見其巧射必四矢者象其有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徒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習不足以禦亂而何禦亂亦即粘上之句說作未熟字者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一說四矢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力○記言聲音必及于殿羽旄然後習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

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金僕姑矢乃南宮長萬宋大夫莊公十一年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倚噓三章章句○或曰子可以制母子趙氏曰夫死後子通乎其下况

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候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身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亦多可見矣○說通或曰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銜曰桓公或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狹宗國以愚其子猶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于子之廢故矜憐團郟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焉甘役于齊益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者痛父復仇端泣于王求助于與國

明大義才魯之臣治兵而車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  
犯石碻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三山李氏曰莊公有威儀技藝  
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節而不能止軌侯之禍漢成帝善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禍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  
何所補哉○附錄漢書贊臣之始克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情惟懼教為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  
神可謂操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還遭  
也承平上下和睦然燕千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多之可為于邑建始  
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之九○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  
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陞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

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  
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邠鄘之于衛也今按篇  
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孔疏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禹受禪都于陽城安邑服虔云堯居  
冀州虞夏因之是陶唐虞夏之都大率不出河東之界然則魏都河北蒲  
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魏境中有其都身亦居其墟  
也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獲澤西南皆河東界內○呂記水經注故魏國  
城南面並去大河尚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魏本舜禹故都處山河之間土地迫隘而其勤儉之遺化于時猶存使  
魏能以舜禹之治天下者治其國使民俗相安于治而大國無所啟其蒙  
魏將不為善國乎吳公子札所謂美哉魏風乎以德輔此則賢主也今魏  
各書且編卷不務廣修德于民教以義方而與秦晉隣日見侵削國人憂

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於河中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麟王  
按魯詩也學畢公高文王燕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也晉獻侯  
詭諸滅之畢萬降于晉為大夫得食邑于魏九傳出魏斯斯諸周成王命  
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為家人文侯孫則梁惠王瑩也又六  
傳至魏王假為秦所滅蓋自畢公國于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于此詩  
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齊始伯也魯  
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魯之所滅魏而後晉猶邯鄲先衛者也○按魏  
先儒以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魯閔公元年魯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  
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其詩為晉而作今以魏詩七篇考之惟沮洳  
三章公行公路等疑指晉官而桃園一首顯然為魯魏將亡而作又雜于  
諸篇之中則為晉之說未可全憑恐難以邯鄲例也○疏義詩為晉作似  
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說通魏詩皆未滅時作○魏無世家不可

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莊  
而僖而惠王十六年是為魯閔之元年晉獻滅衛詩作于未滅前知桓莊  
僖三王時也譜云魏風變于平桓之世原其始也○眉山蘇氏曰檜者鄭  
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邯鄲為衛魏為晉何也邯鄲魏之詩作于既滅其  
詩所為者衛晉也至于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葛屨章

傳魏之內子缺六怨之賦葛屨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陞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賜之  
全首通詩二章不平上直刺其褊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褊急之

故也但詩本為刺褊急而褊急却自儉嗇中來故詩相及之只當以褊急為  
主不可分言○阮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急亦不止使女  
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旨也○上章指

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味以為刺亦非女子所作

糾糾音葛屨可以履霜音糝糝音女子可以縫裳音要音之襟音之好人服叶蒲反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葛屨冬皮屨糝糝猶織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襟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陞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襟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今秦魏地陞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此詩刺之若謂禮貴于中而不可過于儉也苟一于儉嗇則必急迫而多至于失礼矣吾好人何如也彼葛屨用之于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糝糝之女子乃可以縫裳使之豈其禮乎且非縫裳而遂已也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焉比衣皆統于襟又使之治其襟焉適要襟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急也葛屨不可以履霜女子不可使縫裳皆處之夫宜者故以為興冬用夏屨一似可以履霜者正與宜岸宜秋一例糝糝女子須重女字上益已廟見為婦未廟見為女既謂女子使不可執婦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襟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猶可何不可之有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通解要襟句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襟之非成衣也畧成大概即服之長有不候要襟之畢意好人猶大人益公族等人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糝糝女子亦非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方山從輔氏說以儉嗇屬履霜褊急屬縫裳而因以為興意似不可從○註



繹戾乃不相宜之意寒涼不堪用之意○孔氏曰三月廟見謂與舅姑者婦  
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皆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得三  
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未祭行亦未成婦也○麟士按註三月廟  
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與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  
贊見未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亦廟見者安  
知不即指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為別○上王按編急字此章可想  
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褊心方顯出說者且在舍吐間更有餘味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叶音切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揅所以摘髮用象為之  
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  
之云耳

令參然夏好人也自其外面觀之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度而遜讓之節宛

然讓人在右而自遜于左其容貌之美如此自然服而言之其所佩者以象  
骨為揅而用以摘髮然有貴者之飾其服飾之盛又如此以是而觀宜若  
無可刺矣惟是褊心而急于欲而縫裳有資于女手要褊遂服乎初成何內  
外表裏之不相稱也是以為夫好人之度而可刺也昔屨之歌履霜之興予  
豈無謂而作也吁此可以見魏俗之不美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好人句見進止有  
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貴盛也左辟者古人以右為尊  
故讓者隨方就左賓主相接主作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  
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三句皆不見有褊急意象惟中心褊急實  
不稱其外表裏之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身褊心雖應上摻摻四句然此  
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註着個如前章一如字若論詩人所刺  
則身指縫裳要褊也或就指此說或寬說而縫裳在其中俱可○一說首句

搜起而以中二句對者覺勞

葛屨一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于吝吝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阻如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脉短魏以地狹而褊急若此其何以傳也至千長久哉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也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正五十六年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 汾阻如章

傳晉大夫缺六字譏之賦彼汾

序汾阻如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重殊異二字者來還指貴人說若非貴人乃刺他子似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責于微賤之民

豈不謬甚○所刺實指貴人但不必定是公路等官

彼汾楚音沮去聲如音潏音言采其莫音彼其音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如水後處下濕之地莫葉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御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焉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合參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若謂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量勝而非區區以容論也何今日之俗乃競趨于儀容而獨不足于量也彼汾沮如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焉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乎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梳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合參彼汾一方有桑生焉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之為公行者魯魏煥英華之發文章昭炳蔚之光語其美有如木之莢者焉雖曰美如英也但公行之量必異乎尋常而今編急之態則殊不似乎公行身

彼汾一曲言采其蕡音彼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蕡水鳥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皆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合參彼汾一曲有蕡生焉則言采其蕡矣彼其之子之為公族者儀容昭生也之光氣象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拔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乎公族身夫容貌之美雖

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折講興義興取不過以二彼字相呼為興耳各興至四句止下兩句轉其語

而譏之麟士按以無度反想則采蕡自謂其多之意也美自外而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節之間俊逸間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

節之間穩密溫潤如美玉之可寶各重末一句郭內之度量言雖有貴人之容而儉不中禮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謂無一毫貴介氣也公路公行公族

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且沒指在位下公族等乃借字而

言之非謂此人為此官也正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或謂泛言不就在此說實不可依○陳子父曰公儀子為魯相拔園葵去織婦以卿大夫而與

氏爭利難身為下矣阻采蕡采桑采蕡言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為興耳阻如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與多不宜與氏爭也彼其鄙薄之詞○朱叔熙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三年皆以卿之適子為公族庶子為公行○上

王按膏腴章禍心是明刺此是隱刺只于殊異內意會之勿露更有味曹興  
奇曰儉原美德何必刺註中添出中禮二字則儉為失中所以可刺。安  
城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  
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  
語皆然也癥音徵。榮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章

傳魏人憂其國魏四賦園有桃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書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  
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全旨通諸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為  
主憂根思來或以中四句是傷人不知察己之憂末四句是嘆人不知其可憂

也亦可但似瑣碎今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語玩註重嗟嘆之  
便是嗟嘆之事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勿慮。上章歌謠憂寓于声  
抱不平之鳴下章行國憂形于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自為之憂  
欲人共憂之也亦可以見為國之心

園有桃其實之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將叶  
反黎子曰何其音心之憂矣矣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爾反

興也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詞。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  
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  
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  
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  
難知彼之非我時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合參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此詩若謂國家處弱小之形惟有矜奮之

精神或可維持其命脈且政當交替之日亦有振起之意緒何以砥柱于積  
衰若今日之國是何如者今天固有排則其寔固可取之為敵矣况我之于  
今也慨國勢之衰弱既無可為之具睹紀綱之廢弛必有危亡之漸故心之  
憂矣無聊而為合曲之歌且轉而為徒歌之謠凡以宣吾之憂與人之知焉  
身何彼國人不曰我憂也之心謂我士也不疾而呻無憂而嘆豈其遠慕慨  
張之業慨然有矯也越俗之計耶亦見其不度德量力虛驕而無益于數矣  
且曰處弱者利因循庸庸者多厚福彼君臣相與安常而養知平之福者已  
是矣奈何反欲以子之非矯彼之是而歌且謠為哉嗟乎當局者任于彈丸  
黑子之形而乏大計代斲者習為持祿養交之說而寡深謀則我心之憂其  
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  
何其將未之思也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憂之不暇矣何暇  
以驕而非我哉

析講興意只管至四句止固有排則取其寔而蔽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  
大段是以事理之心至為與乎心深求也疏義云桃實則茹而細之心憂則  
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為興恐亦看得太深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  
總是反覆迷己之憂而真人情之開悟也心之憂非憂其國小憂其無政也  
詩栢國小無政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歌謠非但是憂  
之所寓就有借歌謠以隱詭國家譏刺時事之意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  
只以心所蘊結見之歌謠以自發舒其懷抱人亦安知其憂國哉歌而且謠  
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轉既許己之難懷亦望人  
之有悟也亦知四句正言人亦察己之憂驕指譏訕朝政倨傲睥睨橫于胸  
臆而于歌謠發洩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  
國之體應如是也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安訕國是也若謂國何用更張苟可  
相安于無事足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綱解紐弛可以為

治而精明振刷者反為矯亂之階隨俗習非乃以為違而高目憂懷者適得  
時時之謗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已不憂而又禁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缺  
為得策舉朝以深計為妖言忘屠火之憂能處堂之樂益亦勿思而已矣弗  
思正謂不思國之興政而將亡也使思及于此豈復以我為驕哉揚之以弗  
思正欲入勸深長之思也

園有棘其食之實心之憂矣聊以行國通叶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  
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畧之詞歌謠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極至  
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合衆園有棘則其憂罔可取之以為食矣况我之士今也感國事之日蹙而  
采禁憂思之百集慨歌謠之不足而聊行國中以為憂矣然不知我之心者  
見我之行國謂我事出于過舉志溢于橫出而反以為縱恣而無所止極且

曰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寧之休者已足  
矣而予之言獨何為哉嗟乎上之人習乎非而莫知所憂下之人忘其非而  
反病吾憂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身惟其未  
思即有深謀遠慮之士不足勤其非今是之懷即有悲歌慷慨之詞無以  
發其同心共濟之想謂予之罔極也予亦何辭而彼之憂何可杜也予之憂  
且滋蹙矣

析講上章歌謠是憂發于聲此章行國是憂發于迹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  
是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遂知其憂國也  
蘇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亦是空空行去罔極指行國說蓋行游似縱恣不羈  
者故曰罔極○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  
不平之鳴而顧謂其輪行國懷無窮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也憤俗  
之心不諒于也俗如此○國小無政亦只說詩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

人知無人思身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宜思皆在言外

園有桃二章章二句○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知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然魏以國小無政上下怙然不以爲憂至于晉獻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自古國家危亡有識之士業多早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悟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憂而以我爲非衰也人情大都若此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踵也○登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思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惜急爲扶顛持危之謀晉室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

陟岵章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身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

是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總見孝子之不忘身親也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

親念已祝已之言也當以瞻望三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後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主不言已之自慎而反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謹其身者益切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詞旨深婉矣○親字兼父母兄而父母爲重親諸相只言孝子可見須作三平看亦可以孝友立說此雖說爲親念已之言實以當已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予子行役風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亦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于

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合泰孝子行役子忘其親故作此詩若謂子今者辭家而賦遠游出門而馳  
萬里點然一別長與親辭自非忍人未有不潸然而橫臆也以故朝斯夕斯  
何時不思登山臨水何時不念子足陟彼砠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衰年頓  
頽今復何如一騁日間恍予父之在其處也而思念之情恒于砠焉寄之矣  
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父必曰嗟予子  
已背親而役身固當倍力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矣然遠  
行易以犯患惟慎處可以得全子固日夜望子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  
保身而來歸以終吾養庶或止于彼而不來以貽吾憂也父之愛子其情必  
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安能已乎思也哉

陟彼砠

起音兮瞻望母叶蒲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砠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

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合泰又陟彼砠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悵焉終日一游日間恍吾  
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慕之懷恒于砠焉當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  
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母必曰嗟予季已結髮而後征固當盡瘁而  
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遑假寐誠可憫矣然陟險難以免禍惟慎旃斯可無  
虞子固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慰予望庶或  
孝子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為心而  
瞻望之勿及安能以忘情也哉

陟彼岡兮瞻望兄

叶虛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反上慎旃哉猶來無

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合泰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賴以朝夕奉養以娛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



吾敢以忘兄耶故又涉彼岡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惟于岡焉  
寄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兄之  
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子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玉事而其行  
計彼也夙夜勤勞必與儕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甚矣然保身之道  
在所宜慎予固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  
我承膝下之歡聚墳墓之樂與或死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子也涉岡  
而望思急難之何人兄也憶遠而嗟期我往之聿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  
也而我為其弟其何以為心哉嗟予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夫令行者望我父  
望我母望我兄而不勝顧瞻之思也抑何勞也又令居者嗟我子嗟我妻嗟  
我弟而不勝死生之慮也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  
誰知之

析講此此岡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諸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身註念已

祝已足朱子看出如此本文只曰字貫下須一氣說勿平對慎毋有一意一  
欲其持身之善一欲其養身之周就飲食起居防身備患說非欲其偷生也  
或云只以保身說勿入飲食意者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拘  
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止謂  
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夙夜必偕言吾儕方  
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上見離我同胞而與同  
儕為侶也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亦須在父母  
上發之註生則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時文嗚呼此也古孝  
子也念父而及父念己之言念母而及母念己之言念兄而及兄念己之言  
身常在關山津驛之餘而心不遠桑柘庭除之側嗚呼此也古孝子也奈之  
何後也有宦情熱中絕裾而去者○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  
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按序說魏介在秦晉迫于謀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彼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疏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痛父母者莫如蓼莪念父母者莫如陟岵後世急天下者象父子鼎俎之上志切名者遺母于絕裾之思視此愧甚矣彼有瞻太行之雲而思親者其聞是詩而興起乎

十畝之間章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全首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不是欲在朝

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通字為主義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五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

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十畝之間叶居兮桑者閑閑叶胡兮行與子還叶音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合秦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若謂人之處世莫貴于自樂而無求莫病于易進而難退宇宙原有閒之境豈必朝市為可安天下固有閒之人寧必縉紳為可侶想彼十畝之間桑者處焉嬉遊自適而安危理亂漠不關心何間間也惟我與子雖曰列爵于朝矣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行將與子還歸兮適適于十畝之間而與象者同其閑閑可也何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哉

十畝之外叶五兮桑者泄泄叶音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合秦被十畝之外象者在焉往來自得而名聲勢位淡然若忘何泄泄也惟

我與子雖曰受祿于朝矣然與其顯于前孰若無危于其後行將與子長逝  
分翱翔于十畝之外而與桑者同其地地可也何必削足公卿之列而忘其  
有可適之地也哉天用也者君子之本心而歷世者非君子之得已賢者與  
言及此則魏之亂亡兆于斯矣

析講十畝之間一丘一壑苟可托身不必求多也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以  
為定數象者老農老圃不論其為植桑采桑也間間地累自適也地地舒而  
不迫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無所不知理亂不聞之意隱歸休其身逝者  
一往不返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還此意已不可挽矣夫朝廷之工方鞅  
掌國事側足畏途而彼彼風塵求一日之間竟不可得豈若悠游于草野撫  
十畝以盤桓終吾生以徜徉乎但詩人口中毫末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還  
畝畝之樂便是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

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于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  
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郝氏曰魏地迫  
隘其君褊急其民織者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怨居迫處覺生理  
日蹙故詩托象者以刺之字子改註為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  
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莊霍素曰易重知幾詩重明時  
也故夫子于趙殺鳴犢臨河而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為人灌園于此穆  
生為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姜肱為王室而遁得免黨錮之禍拂袖去  
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子之遠游乎蓁葦半糝鮒魚自香者非張季鷹之  
思歸乎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非南里逸士之魯望乎三徑就荒門設常  
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皆高飛遠舉卓犖鴻鳳翼也

### 伐檀章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全首通讀三章一意各上七句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美其人須重  
註中勵志二字折言之則首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也中四句言益勵食力  
之志而不悔也末二句則嘆其為不空食者之人也夫此詩見當時有此  
勵志不為空食之人故設為此事以形容嘆美之勿太認真亦是承學而竊  
祿位者影詔與伐檀一例實者不得而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  
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指用  
也若謂砥砥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勵  
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一例看非以伐檀作實事為主而以二事比  
之也

坎坎伐檀沿反兮寘之河之干烏反兮河水清且漣連者兮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廛連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音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穡

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穡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賦猶為人狩是也種之曰  
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餐食也○詩人  
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  
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  
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  
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辨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今參諸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謂人情之苟且也資者遇時多倖功之想就  
其不遇時必多從業之思若乃摧之愈勵抑之愈堅斯其雅操何如也則伐  
檀君子有足多者矣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遂其食力之  
計也或者命駕中原差以展馳驅之用乎無何有其具而乃置之河之干焉  
但見河水清且漣穡可以行舟而不可以行車也夫也非無乘車者而吾之  
車獨擯而不用豈非遇乎也非無食力者而吾之力獨勞而無功豈非命乎

自常情于此則必變業以從易輟以售以期其有濟也乃若人則有斷斷不  
然者以為稼穡所以取禾必力而墾諸原然後獲而享諸室使禾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廛之多則亦守吾之稼穡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禾而遂  
變其稼穡之初心哉狩獵所以得獸必力而拘諸野然後歸而充諸庖使禾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之獸則亦守吾之狩獵以俟其獸之自集耳豈因  
不得獸而遂變其狩獵之初心哉然則使然而不伐檀抑將何以得食乎夫  
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窮如此猶以為不耕不可以得禾肯蠲  
其官而竊其祿乎不獵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困如此猶以為不獵不可  
以得獸肯受若直而忘若事乎彼君子兮信乎食必以力非其力則不空食  
真能不素餐者矣

坎坎伐輻音福叶兮筆力反實之河之側叶莊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獸三歲曰特

合泰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置  
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而輻無所用是食力之謀弗遂矣然其人  
之志窮且益堅以為人之謀食貴于用力苟不稼不穡也胡取三百億之禾  
不狩不獵也胡瞻爾庭有縣特之獸是我之用力于伐輻者誠謀食之道當然  
也即不得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真能不素食者矣而激貪起  
鄙之風不在茲乎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漣音唇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音結兮彼君子兮不素餐音孫叶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困圓倉也鷄屬  
熟食曰餐

今參有人于此坎坎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顧乃置之河之濬兮但見河水清且淪漪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遂矣然其入之心既窮不憫以為人之力食貴乎自盡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困胡取也不狩不獵而爾庭之懸鵲胡瞻也然則我之用力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宜爾也即不待食而亦奚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蓋真能不素餐者矣而起頑立懦之風亦在是乎以一君子為象君子而在上者廉以一君子教眾君子而在下者敬廉且敬魏國其未可量也

析講各章重伐檀上稼穡狩獵特形容之耳坎坎是摹擬其攻若意河干是寫他凄涼光景坎坎伐檀正是求自食其力意實河干而清漣則食力便不遂矣註無所用句掌車說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或謂將以為車將字可見是求無所用也果爾則是在我尚未盡處何答干食但此只輕輕點過不必深究不稼四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是伐檀而實河干之意故註中置之

河干而無所用下直接其意以為云云而申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疊上一層以進原其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世豈無頓改其初心者而被之勵志獨不然以為雖不得食于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歟獵也兩胡字即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非謂取之瞻之之計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願也末二句就其甘心窮餓處斷之通承謀不遂而志不悔來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即達時必不尸位伴食是因其立志之堅而預決之人苟虛生天地間無益于世即若居家食誰非素餐君子見得明時得定任處窮通得喪斷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也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空說個真能不空食有何著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也也無度之流而求莫彼其之子而

寔穀柳且問問池池遂謂可逍遙十畝也是人間之鍾鼎飽尊率為<sup>魏</sup>食食一  
輩敦身惟君子有采菘之志當其處窮而不肯苟祿以糊口則當其處達必  
不肯貪位以肥家可以愧夫尸位竊祿離齷齪所建白者流矣必如此推廣  
說去方見此詩非望望摹寫○予遇盤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  
苦之處最為通真河干之遇不為苟且則無處可苟矣○無功而食祿謂之  
素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素餐風勵衰也責備賢者  
不得不深一步也○六帖伐檀亦是借用字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真伐檀  
也時文不稼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矣豈非  
矮人觀場○一夫所居曰廛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為宅也三  
百極言其數之多耳庭有縣祖應是得款者多縣之于庭故云○伐幅伐輪  
雖之言實蒙上伐檀說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曰予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安成劉

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  
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章正如此故詩人美其  
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廬陵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取而無功  
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小序曰剝貪也君子不  
得仕進執賤役處何十可謂不得其所矣然玩河水清漣悠悠成趣得喪  
之感曾不介懷國人惜君子之在野小人之尸位為此忿激之論若曰賢  
人有功于國不耕而食不狩而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有三百之禾縣祖  
之多身素餐甚矣若使河干之君子進用彼必有事焉以稱其祿決不若  
是素餐矣此之謂剝貪也○蘇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也其難合也如  
檀之于河至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祖  
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劉氏曰後漢徐

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  
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所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可謂  
能勵其志者矣

### 碩鼠章

傳魏人困于字其國賦碩鼠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奪食其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全首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喻其困于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  
末二句以就利言末章末二句以避害言當以去女二字作主蓋斯民將去  
而特作此以表其去國之情只借碩鼠以指在位者不欲作言之為尊者諱  
也講中只依本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通章俱是托言之  
此與有狐綏綏之例袁元峰欲以首二句作此認托言字義不真身○註貪  
殘二意不乎殘正所以濟其貪也故本文止以食我言此二字最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音貫女音汝莫我肯顧叶五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音洛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合衆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若謂人情有所去必有  
迫之者有所就必有招之者况迫我以符盡之苦而招我以復生之樂更何  
聊擇地哉是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黍者民所以為生之資也今靡  
然而大之鼠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為生矣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  
貪幸無食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為害也暫吾猶或可以少安也  
乃三歲以前見汝豈謂非且有且乎三歲以來慣汝何圖非今斯今乎耳耳  
而奉之我以為暫快汝以為長便我之膏血汝所知也乃競欲而不顧焉吾  
何以堪此耶夫既惡其害我之毒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今逝將去女以適彼



樂土焉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使我得以享有黍之  
供獲遂其婦子盈寧之樂亦爰得我所也鼠其奈我何哉  
折溝物之最貪殘者莫如鼠故以為此食我黍是其貪處莫我顧是其殘處  
三歲言被害之久也一說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  
矣已習為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妙也將去女還其未去  
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土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言之渴想而意談彼何樂輕去  
其國如此非謂也皆無鼠之士但不至于奪食則希歸已極又非謂斯土有  
不食之鼠但不害于累歲則邊惠已多總見言他國非本國之比亦必盡是  
大有道之世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于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  
之于民甚矣于是而求去焉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亦意想料  
望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于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叶于適彼樂國叶于適彼樂國叶于

### 樂國爰得我所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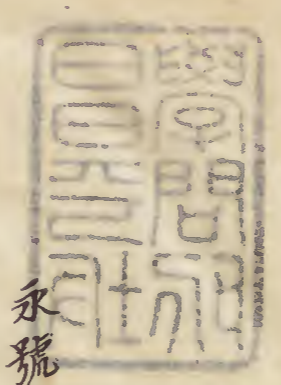
分象碩鼠碩鼠爾毋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也且我之貫毒于女也聽女  
之夜出晝伏以至於三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為德而其所  
肆毒于我者猶未艾乎我亦安能懲于比也則當適將去女以適彼可樂  
之國此樂國也且復有遺惠于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亦爰得我所直哉  
折講先儒有言麥五穀之最先者且當缺乏時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莫  
我肯德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念其惠而反奪食之所以去也爰  
得我直遂其生而無屈抑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  
之謂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叶音適彼樂郊叶音樂郊叶音  
樂郊誰之永號音高

此也勞勤若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與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合象碩鼠碩鼠爾毋縱不仁之禍以食我之苗也且我之貫禍于女也聽女之穿屋穿牖以困我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憫我之勞而其所縱禍于我者猶未已乎則我亦安能鬱鬱于此也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郊此樂郊也與復有害已之困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為誰永號也哉夫詩人非惡碩鼠也惡貪殘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貪殘之政也為政者使民欲去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此魏之所以不可為也

朽講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其毒甚矣但非謝氏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之說莫我肯勞竭力以奉命乎恤其勤也適彼樂郊視樂國樂土意無淺深聚岡謂樂國樂土猶有所而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絡久涵然號者被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永不及矣故云為誰而



永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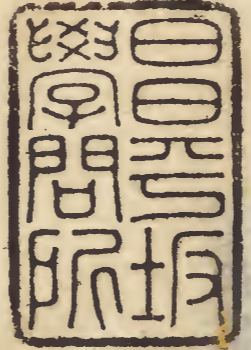
碩鼠三章章八句。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其上夫道

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于詩著其情于詩乃其所未忍絕也。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編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土下離心不亡何待哉碩鼠于國風之末以見見并于晉之由。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按魏詩葛履以編廢禮祖知以儉

不中禮園柘則國有忠臣而知之者寡防站則國有孝子而恤之者寡于十畝見賢者將去位于伐檀見賢者不在位于碩鼠見黎民將去國夫魏之士隘民貧儉嗇編急已可哀矣而又以貪殘之政行之上下離心宜其博國之淺矣。華谷嚴氏曰魏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10  
17



元治乙丑... 問所... 元治乙丑...

元治乙丑

